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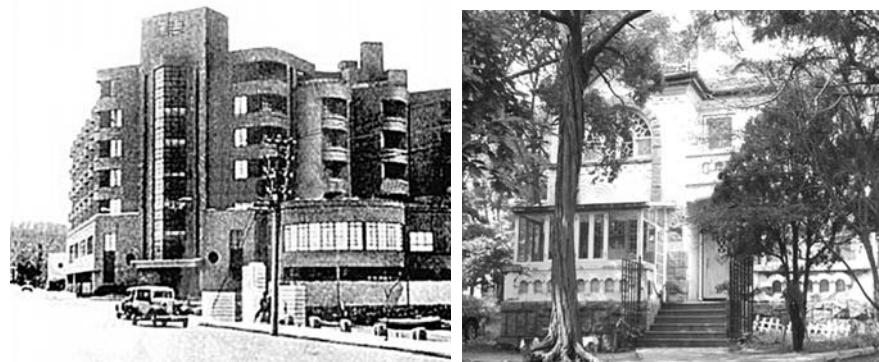
我与青岛曹禺故居的邂逅极其偶然,却颇具戏剧性。

那是2005年春天,我回到青岛,在一条条老街上疯狂地拍着照片,最让我留恋的地方自然是八大关一带,这里共有十条以“关”为名的路,遍布欧式庭院。临淮关路在八大关里相对静寂,但生活情趣随处可见,一栋栋欧式小楼中,隐隐透着悠然自得,比如手工制作的粗糙报箱,又比如院落门口如糖果屋般精致的小房子,昔时应是别墅主人的杂物房,现在变作了小商店。还有一栋在许多画册里都曾出现的德式小楼,有一大一小两个尖顶阁楼,残旧却精致,院内的草地上还有一架秋千,仿似童话。

路口有一块草地,上面栽满法国梧桐,草地旁有一栋黄色小楼,即便在八大关数不清的欧式建筑里,也显得别有美感。因为没有围墙的缘故,旁边的草地、楼前的空地都成了屋主的“私家花园”,不加修饰却别有味道。这就是临淮关路2号。

也正因为没有青岛老庭院常见的围墙,我可以近距离欣赏这栋楼。花岗岩基石、淡黄色墙身,仍是青岛最常见的红瓦,椭圆形的木棱窗围上了煞风景的防盗网,所幸的是防盗网上还有雕花,不至于不协调。屋主把一楼阳台封闭起来,弄成阳光花房,虽然白色的窗体显得有些突兀,但还是颇有情趣。绕到小楼背后,只见墙面斑驳,远不似前门那般精致,暴露了其“年纪”与失修。因这番近距离接触,我对其印象极深。

前几年再回青岛,目的是寻访名人故居,限于时间,连临淮关路都未经过,回家后翻看一本关于青岛的画册,却骤然看到了临淮关路2号的照片——这竟是曹禺的故居。



左:1940年之前的东海饭店;右:临淮关路2号曹禺故居

【故人旧居】

迟到了二十年的相逢 青岛曹禺故居:

□叶克飞

其实,曹禺在青岛居住的时间并不长,而且属于疗养性质,所以临淮关路2号与其称“故居”,不如称“寓居”。那是1955年,曹禺在青岛疗养,还创作了话剧《明朗的天》。1949年之前,青岛文化圈子的形成是一种自发的“人文诱惑”,以国立山东大学为轴心,以独特的地

理位置和宽松的氛围为依托,吸引众多名人客居;1949年后,青岛则变成了纯粹的疗养胜地,人文盛景不再,此间差异,常令我心生感慨。

但是,曹禺与青岛的缘分,倒是可以追溯到1935年,而且与《日出》有关。

那一年,青岛发生了明华银行倒闭案,在国内引起轰动。当时曹禺正在创作代表作之一的《日出》,方达生与陈白露这两个人物是下笔前便构思好的,当得知明华银行案后,曹禺增加了银行经理潘月亭这个人物,并在《日出》中也描绘了一起银行倒闭案。

那起案件在如今的青岛仍能找到痕迹,这便是我曾住过数次的东海饭店,这间酒店坐落于青岛汇泉角,三面临海,位置极佳,二楼餐厅的阳台便面临着海边堤坝,海景无敌。这座百年建筑如今已不再起眼,只有门口挂着的“优秀历史建筑”铭牌记录着它的沧桑。

当时,明华银行以高额利息招徕储户,吸引了大批中下层市民,在几大城市均有分行,其中还包括了曹禺身处的天津。1935年,由于银行业金融危机,明华银行以储款进行投资,却亏损严重,储户听闻消息,也纷纷前来提款。为了掩人耳目并吸纳资金救急,银行方面与

美资洋行合作,在汇泉角兴建大型旅馆东海饭店,它以七层楼的设计和规模,成为当时山东最现代化、最豪华的旅馆,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奠基典礼,引来传媒报道。这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储户,许多本来打算提款以防万一的人,因此相信明华银行的实力,甚至追加了存款。

后来,银行负责人偷偷撤走资金,突然宣布银行倒闭,并玩起了失踪,千余名储户求助无门,更有人因为毕生积蓄一朝消失而自杀。至于东海饭店,倒是在之后由合作的美资洋行投资建成,并矗立至今。

因为《日出》与青岛明华案的关系,当时身在青岛的左联干将、剧作家孟超立刻组织人力,自任舞台监督,由青岛《民报》总编杜宇任导演,在青岛市礼堂演出《日出》,引起轰动。抗战期间,青岛仍多次上演《日出》,如北平的“四一剧社”和上海的银星剧团都曾前来出演。值得一提的是,“四一剧社”出演陈白露的演员,就是在1983年版《红楼梦》中饰演贾母的林默予。

曹禺在青岛疗养时,还专门造访了东海饭店,说起过这栋楼与《日出》之间的渊源。

这是一次迟到了二十年的相逢。

【老照片】

光绪年间的全家福

□韦钦国



济南“候补”山东“候补道”三年,据推测这张照片是从济南回北京探亲时在乐家拍摄的。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为数不多的知名药铺创始人的照片,有一定史料价值。从人物服装及正在绽开的花束分析,应当是夏初。

许多人眼中的乐镜宇是一位中药专家,为近代中医药发展及阿胶工艺改进做出了重要贡献,值得后人敬仰。但他还是一个十分开明的人,这一点很少有人注意到,其实这张照片就体现了这一点。

照相机出现于1840年前后,1844年供职于中国海关

的法国人儒勒·依蒂耶首次将照相机带到中国。中国最早使用照相机的人分为两类:一类是在我国的外国人,一类是清朝皇亲国戚。1844年,时任两广总督的耆英就是第一个照相的中国人,60年后的1903年慈禧才拍摄了她一生中的第一张照片。就成本、认知、开放度而言,当时照相机离普通百姓非常遥远,能够通过照相机留下影像的人非富即贵或有西学背景,敢于接受新事物。

说乐镜宇开明,还在于他对子女的教育,他在家中设置私塾,教育子女文学、书法、舞剑、绘画、昆曲

和古琴等课程,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。据说乐瑛天生聪慧,擅长古琴,成就很高,有媒体报道,“当代古琴界知名的老CD中就收录了乐瑛的四首琴曲,即:《岳阳三醉》、《沧海龙吟》、《列子御风》、《韦编三绝》。”这足以说明乐瑛在中国古琴界的地位。

由此看来,乐镜宇1907年在济南开办宏济堂,1909年开办宏济阿胶厂并对阿胶传统工艺进行改良,荣获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优等金牌奖,这并非偶然,与乐镜宇开放的性格是有关系的。

【旧时光】

翻坑

□孙清鼎

家乡人把池塘称作“大坑”。人民公社时期,我们村里有四个生产队,每个队都有大坑,共有十个。第一队最少,只有半个大坑,我们二队最多,有三个半大坑,所谓半个坑是一个大坑由两个队共有。大坑虽多,有名称的仅两个,一个因其形状称之为“两半子坑”,另一个以靠近住户的姓氏称之为“侯家坑”。

大坑长年不断水,因而有多种鱼虾,还有河蚌、蜗牛。河蚌、蜗牛容易抓,鱼虾在水里却不易逮。眼看着鱼儿在大坑里冒泡翻花,有人就把缝衣服用的铁针烧制成钩钩,用干蒜薹梗做浮标,以蚯蚓为诱饵用来钓鱼。由于自制的钓具笨拙,好容易盼来上钩的鱼却时常脱钩。遛乡的货郎喊着“烂麻苘绳换洋火”来了,向钓鱼人推荐他的钓钩,带倒刺的,夸这钓钩特别好用。钓鱼人赶忙回家找破烂之物换鱼钩,立马就试,还真不假,上了钩的鱼不大轻易逃脱,只是鱼轻易不愿上钩,不论怎么鼓捣就是收获不大。

与我们村相望的白腊湾村靠河沿,家家有渔网,村里的男人大都能撒它几网,闲暇时他们经常到我们村里撒鱼。正是“鱼过千人网,网网都有鱼”,撒鱼的人每次来到总不空手而回。村里有人看着眼馋手痒,也想一试身手,可是接过那网拉开架子往水里一扔,不是甩出个“扁担”就是扔出个“疙瘩”,怎么也撒不开,连小鱼小虾也网不住一个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外村的打鱼人把活蹦乱跳的鱼虾放进鱼篓里拿走。怎么才能把大坑里的鱼虾捕捉到手呢?村民们都期盼着翻坑。

翻坑须是天热水少的时候,然而热天雨水又多,这坑也不是想翻就能翻的。机会总会有的,偶逢夏秋干旱之时,坑水减少,村民们便乐了,有人带头一吆喝:“翻坑吧?”“翻坑!”青壮年男子、半大孩子聚在一起跳进水里,脚踩污泥来回扑腾搅和,直到把坑水弄得浑浊不堪,鱼虾因水中缺氧都伸头张嘴露出水面。听说翻坑,周围的老人孩子匆匆赶来,手拿插网、笊篱、竹筐、篮子,或站在水中或蹲在水边捞鱼捉虾。每次翻坑,男女老少几乎都所得,人人喜形于色,回家后把活鲜的鱼虾用青辣椒炖着吃,都说“好着来,真是个味!”

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,上级号召利用水面养殖,各生产队便在大坑里养鱼、养藕、养菱,坑水少时就注以河渠之水,自由翻坑的事也遭到禁止。既然大坑有利可图,原先两个生产队共有的“侯家坑”也就成了争夺之地。侯家坑形状如葫芦,我们生产队的半个坑在上游,难以长期存水。为了利用水面,有人出主意在大坑中间筑起一道土坝,把坑一分为二。说干就干,社员也特别卖力,仅用一天的工夫拦水坝就筑成了。大坑下游的生产队看到水源被截住,于是便发动社员扒坝,不但记工分,如因此打斗受伤还由生产队包工养伤。扒坝、护坝、筑坝、扒坝……几经争斗,甚至打得头破血流,再这样争下去非闹出人命不可,最终有人出面调解,这边劝劝,那边压压,甚至上纲上线“要抓阶级斗争新动向,警惕阶级敌人在暗中捣乱破坏”,才使争坑问题得到妥善解决。因我们生产队大坑多,首先要讲高风格,不要争夺这半个大坑,保持大坑的原状,仍有半个坑的所有权,把水面利用交给一队。事情就这样解决了,一队、二队亲邻关系又和好如初,恰如大坑保持了原状。

后来,村里的大坑、水沟渐渐干涸,别说水面养殖就是翻坑也不成了。有能力的人家纷纷填大坑占公地建私房,连水路也不留一条,致使当年的大坑、水沟形迹全无。现在的孩童们听说村里原来有那么多的大坑,有水还有鱼,以为新奇有趣,经常缠着老人讲述翻坑捕鱼的旧事,只是对那时家里有几斤鱼就算“过个肥年”的贫困生活不解,还要问个为什么。